

原以为人到五十就成精了,如今我过五十都快过五十年了,我还是不知自己的“天命”是个啥。

按儒家学说的解释:天命之谓性。儒家把天命看做道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也可理解为,人的脾气、性格、气质、能力倾向、兴趣爱好等。也是人一切行为的根本。现代成功学说“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这个意思。由此也可以把天命看成是“自我”了。

自我,按说是不该有盲区的,俗话说:“自己吃几两干饭自己还不知道吗?”真的就不知道,过五十不过五十都不知道。我爷爷也不知道,他五十岁时体壮如牛,曾夸下海口:“我七十岁时也不用子女养,照种二亩地。”可六十岁一过,别说种地了,就连院子里的几盆花草他都懒得侍弄了。

我老爸一生耿直,因爱说真话,总是吃大亏,曾经一百多次地捶胸顿足发誓:“我五十岁之后坚决改过,一定改过。”可如今快八十了也没改过来。

我从年轻时就不断地修持自己,

想让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举止优雅、文质彬彬、心地善良的“好人”。可是我贪财、我图名、我好的本性过了五十也不见好转。

小时候,我吃窝头挑大的,搬煤

● 随笔

矛盾中的自我

阮直 表彰,朋友的赞美,弄得我时常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的自我大半辈子都在矛盾与双重的人格之中混了。理论上的自我,我也不糊涂。我知道,知天命就是把内心修持得有一种定力,去对抗外界。所以人到五十才能够抵达。

论你是精英还是草包,单位也不是我家的股份公司,搞好搞糟自有组织操心,我不能提着水桶上戏台——乱打家伙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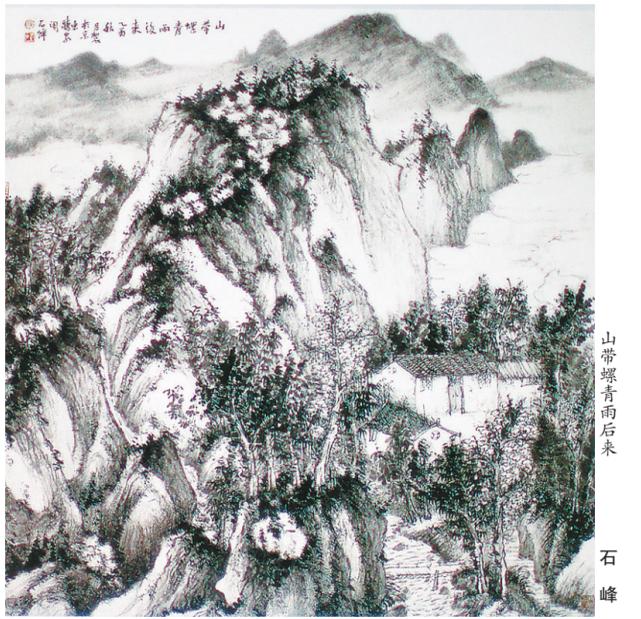
就这副德行,还能得到过组织的

我倒是想早一天抵达内心的宁静与统一,可就是有人给了我这样的智慧,我也很难在这纷乱繁杂的社会里找到这么一种内心的定力。庄子在《逍遥游》中,有这样一个表述,做到“举世而非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什么意思呢?于丹解释说:“举世而誉之”就是全世界都在夸你的时候,在劝你的时候,让你往前走一步的时候,而不加劝,这个劝是劝勉的劝,就是自己再多走一步,在别人的鼓励和纵容下再多做一点,他说我不会。那么“举世而非之”就是全社会都在苛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了的时候,而内心可以保持不沮丧,不加沮,这样才叫做定乎内外之分。

我做不到,做到的是庄子,成为庄子的人不多,不是庄子的人多,所以,人永远活在矛盾与糊涂的自我之中。

老夫聊发少年狂 许拙

我做不到,做到的是庄子,成为庄子的人不多,不是庄子的人多,所以,人永远活在矛盾与糊涂的自我之中。



山带螺青雨后来

石峰

据不完全统计,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我国共发生较大旱灾1056次,平均每两年有一次大旱,1928年至1929年的陕西大旱,就有940万人受灾,250万人丧生。

古人不甘逆来顺受,在实践中研究出一种抗旱耕作法——歇亩法。所谓歇亩,就是在田间地头开沟

● 博古斋

古人如何抗旱

刘庆元

叔敖,主持修建了淮河流域系工程——期思弯灌区。魏国的邲县(今安阳县)县令西门豹则主持兴建漳河十二渠,引漳灌邺。战国时魏惠王于公元前360年组织劳力从今荥阳县古荥镇到中牟县圃田泽,开挖了一条人工运河——鸿沟,引黄河水东流。后魏惠王又从圃田泽挖河,将水引至开封,再从开封开挖两条河道,与淮河连接。汉代时,兴修水利之风在中原更方兴未艾。至汉代,一种更先进的灌溉工具——翻车,开始在中原广泛使用。曹魏时期,出身贫寒的马钧在洛阳发明了排灌车水——“翻车”,它以流水为动力,可连续自动提水,操作方便,使抗旱效率大增。

中原人民在抗旱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我国最早的灌溉机械是春秋时中原一带出现的桔槔——即“吊杆”,这种原始的汲水工具开创了我国灌溉机械的先河,它利用杠杆作用使水桶一起一落,既省力又提高汲水效率,至今仍被使用。公元前605年,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县)的孙叔敖,主持修建了淮河流域系工程——期思弯灌区。魏国的邲县(今安阳县)县令西门豹则主持兴建漳河十二渠,引漳灌邺。战国时魏惠王于公元前360年组织劳力从今荥阳县古荥镇到中牟县圃田泽,开挖了一条人工运河——鸿沟,引黄河水东流。后魏惠王又从圃田泽挖河,将水引至开封,再从开封开挖两条河道,与淮河连接。汉代时,兴修水利之风在中原更方兴未艾。至汉代,一种更先进的灌溉工具——翻车,开始在中原广泛使用。曹魏时期,出身贫寒的马钧在洛阳发明了排灌车水——“翻车”,它以流水为动力,可连续自动提水,操作方便,使抗旱效率大增。

古人不甘逆来顺受,在实践中研究出一种抗旱耕作法——歇亩法。所谓歇亩,就是在田间地头开沟

在江南,春天的菱蒿有一种工笔之美,此种感觉是汪曾祺带给我的,早年读他的小说《大淖记事》,一行行文字仿佛用工笔描绘过,用清泉洗涤过,沾着水乡的晨露与草叶,使人入迷:“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菱蒿,很快就是一派翠绿。”

仿佛菱蒿就生长在汪先生笔下:初春,只要落几场雨,烟雨里,江南雨畔遍地菱蒿青青——菱蒿都长在河滩临水的地方,在其他草木刚刚绽出新芽时,它起了一片绿,远远地看,就像一片烟,浮着,春风吹不散。这时候,牧童便去河滩上采摘,雨稀疏地落,小小脑袋上扣着竹笠,老水牛沿河岸咀嚼,一只雪白的鹭鹭独自立在水中央。

汪曾祺说:“菱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菱蒿嫩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菱蒿有一股清香,采摘过后放一晚,便老如细棍,所以采摘菱蒿便赶早采赶早提到露水街出售,一见到青青菱蒿,便知道又一个春天姗姗而至。菱蒿采回,重新择过用开水焯一下,放入臭干子,淋上麻油,那种特殊的香味分外诱人,江南人一闻就要流口水。此时一般人家皆储有半透明的冬腊肉,腊肉干炒菱蒿,佐饭下酒皆是美味。在那很短的季节里,又常落雨,烟雨中,江南万千傍水的古镇,

一个。古代的妓女是一种玩物,男人花钱找妓女买乐,大多是喜新厌旧。男人上妓院就如马去吃草一样,对于那些草色衰败的妓女,男人就会失去新鲜感,所以,就如同马要跳槽,从一个槽换到了另外一个槽吃草,男人就要更换玩乐的妓女,这种另攀高枝的做法被形象地称为“跳槽”。当时,“跳槽”又被称为“调头”,是妓院里的常用语。清末的谴责小说《海上花列传》里,就常常能见到“跳槽”这个词,含有狎邪之意,相当不雅。

后来,“跳槽”这个词被拿来指变换工作,成了社会上的流行词汇。

希望与贤人们共同努力,建功立业。既然你们自愿参加,我是求之不得啊!”从此,王霸等人投奔刘秀麾下,为恢复汉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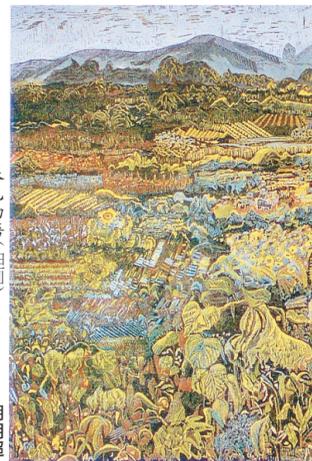
中,与王霸同时入伍的朋友,大都死的死,逃的逃了,但只有王霸,仍痴心不改,紧跟刘秀左右,直至攻下洛阳。所以,刘秀在与王霸的一次会面中,感慨地说道:“在颍川跟随我的人,不死即逃,大都不在了,只有你坚持留了下来,你要继续努力,因为只有疾风才可知道哪些是劲草啊!”话语之中,充满着对王霸的信任和崇敬。

刘秀即位后,王霸荣任上谷(今河北张家口地区)太守,戍边二十余年,参加大小战役百次,终使匈奴、乌桓臣服。因功绩卓著,后被封为淮陵侯。

● 散文

菱蒿的工笔之美

陶方宣



春色物语(油画)

胡明超

现在,“跳槽”是个很时髦的词,离开现在单位另谋新职,这就是所谓的“跳槽”。其实,“跳槽”这个词原本是妓院的行话,指嫖客抛开了原来的妓女,去另寻新欢。

明朝的冯梦龙在民歌集《桂枝儿》里,有一首名叫《跳槽》的歌,歌中的青楼女子哀婉地唱道:“你风流,我俊雅,和你同年少,两情深,罚下愿,再不去跳槽。”这里,“跳槽”的意思就是专指风月场中男女另寻新欢的行为。清朝的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跳槽》原指妓女而言,谓其琵琶别抱也。譬以马就饮食,移就别槽

● 新书架

《思科九年》

杨雯

和近期图书市场流行的职场小说都不同,《思科九年》的作者用一种沉浮过后,千帆看尽的心态把在思科的九年生涯,用淡定从容的笔触轻拿轻放地写了下来,几乎是在一种人淡如菊的味道里,点破了其中起落跌宕。从技术做到销售,直到王牌销售,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品味,喧嚣过后,终于成为“过来人”。

《思科九年》不是男忧女愁、哀声四起,此欢彼爱、群情激昂的职场情事;亦非如《输赢》、《圈子圈套》、《浮沉》、《杜拉拉升职记》之辈的职场场论。一本充满人生况味的职场小说,它是另一种境界。

● 事故

“跳槽”寻源

王吴军

耳。后则以言狎客,谓其去此适彼。”最早这个词是说妓女的。一个妓女和一个男人缠绵了一段后,又发现了更有钱的主,于是另就新欢,后来这个词也被用到了男人身上,一个男人对一个妓女厌倦了,又另外找了

一个。古代的妓女是一种玩物,男人花钱找妓女买乐,大多是喜新厌旧。男人上妓院就如马去吃草一样,对于那些草色衰败的妓女,男人就会失去新鲜感,所以,就如同马要跳槽,从一个槽换到了另外一个槽吃草,男人就要更换玩乐的妓女,这种另攀高枝的做法被形象地称为“跳槽”。当时,“跳槽”又被称为“调头”,是妓院里的常用语。清末的谴责小说《海上花列传》里,就常常能见到“跳槽”这个词,含有狎邪之意,相当不雅。

后来,“跳槽”这个词被拿来指变换工作,成了社会上的流行词汇。

希望与贤人们共同努力,建功立业。既然你们自愿参加,我是求之不得啊!”从此,王霸等人投奔刘秀麾下,为恢复汉室

中,与王霸同时入伍的朋友,大都死的死,逃的逃了,但只有王霸,仍痴心不改,紧跟刘秀左右,直至攻下洛阳。所以,刘秀在与王霸的一次会面中,感慨地说道:“在颍川跟随我的人,不死即逃,大都不在了,只有你坚持留了下来,你要继续努力,因为只有疾风才可知道哪些是劲草啊!”话语之中,充满着对王霸的信任和崇敬。

刘秀即位后,王霸荣任上谷(今河北张家口地区)太守,戍边二十余年,参加大小战役百次,终使匈奴、乌桓臣服。因功绩卓著,后被封为淮陵侯。

● 郑州古代成语故事

疾风知劲草

李济通

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战争初期,王莽势力强大,势单力薄的刘秀处于极其被动的地步。在王莽大军的不断追杀之下,刘秀及其部队,经常是日伏夜行、风餐露宿。加之供应困难,兵士忍饥受饿,苦不堪言。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

中,与王霸同时入伍的朋友,大都死的死,逃的逃了,但只有王霸,仍痴心不改,紧跟刘秀左右,直至攻下洛阳。所以,刘秀在与王霸的一次会面中,感慨地说道:“在颍川跟随我的人,不死即逃,大都不在了,只有你坚持留了下来,你要继续努力,因为只有疾风才可知道哪些是劲草啊!”话语之中,充满着对王霸的信任和崇敬。

刘秀即位后,王霸荣任上谷(今河北张家口地区)太守,戍边二十余年,参加大小战役百次,终使匈奴、乌桓臣服。因功绩卓著,后被封为淮陵侯。

第六章 01 与江川集团接下来的两次会晤都十分顺利。令我备受鼓舞的是,我的思路得到了对方的认可。而且据线人的可靠消息,竞争对手都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他们推荐的候选人始终没有得到客户的青睐,原因是客户要的“不是投行经理,而是谙熟金融类IT行业的投资管理决策人”。 这个消息即令我们欣慰,也更令我们忐忑,我想,我要出场的候选人真的是要“一鸣惊人”才好。 我决定剑走偏锋,写一份分析报告给江川集团,然后把一种大胆假设提上桌面。 这天深夜,我将写好的解决方案和配套的两位候选人的简历一并打包Mail给了岩井森。 我没有想到,我这次未按牌理出牌的擅自行动,会给这件事带来这么大的震动。 邮件发出去的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岩井森的电话。 他在电话那头严肃地告诉我:江川良先生要见我,而且,就是现在。 我一手举着手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直到坐在岩井森对面的时候,我还是懵懵的。 岩井森大约是看出了我的不安,微笑着告诉我江川良先生已经下了飞机,很快就会抵达。 岩井森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大概就是我发给他的资料的打印稿。 他轻轻敲打着文件夹,用日语说道:“令我们意外的是,这么多知名的猎头公司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总是致力于寻找具有投资银行背景的管理者,可是那并不是我们所希望寻求的对象。但是,昨晚收到沈桑(敬语)的信件时,我有一种厚厚云层被闪电撕开子口的感觉。你明白吗?希望有暴雨下起来,实在是沉闷了太久没有突破。” “沈桑在信中提出逆向思维,不找投行出身做金融IT业务的候选人,而反过来去找金融IT业务出身,又懂得甚至参与过投资并购的候选人,实在是抓住了重点。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人选并不容易寻找。” “沈桑随信提供的两位候选人的简历我已认真看过,虽然方向对了,但是却与我们对首席代表这个职位的要求有一定距离,不过将来机构成立了倒是可以考虑作为项目经理或中层职位的候选人。当然,佣金我们会照付

的。”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气氛总算轻松了一些。 我试探着问:“凭贵公司对中国国内同类企业的了解,是否会发现在某一范围之内有合适的人选?像竞争对手的企业之类。” 岩井理解地笑了:“的确,我们在三年前就已经对中国市场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也谈好了合作伙伴,当中就有我们属意的操盘手,可惜项目最终搁置了。” “三年前有过属意的人选啊……”我沉吟着,“不知道是否还能继续往三年前的方向寻找呢?” 岩井的脸色突然奇怪起来,仿佛有几分悲戚:“三年前的合作方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而我们这边当年负责的员工,也已经离开了。” 看到我抱歉的表情,岩井点点头,示意我不必介意:“不过呢,这次沈桑提出的方案是很切合我方的意思,我想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江川社长正好在上海,听了我的汇报后也非常欣赏沈桑的思路,所以在电话里就指示我安排时间,他要与沈桑面谈。” 讲到这里,岩井顿了一下,放缓语速:“这是此次过程中,江川社长第一次约见猎头公司的人员。” 震惊之余,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句话,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此时,一位职员走进来跟岩井耳语了两句,岩井神色严肃地站起身来:“沈小姐请稍候。” 然后他就匆匆走出会议室。我猜想大概是江川良到了。 我的手机突然哆嗦了两下,是妮可的短信:“谈得如何?” 我回她短信:“还没见到江川。” 还没来得及收到妮可的回复,岩井森神态恭敬地推开会议室的门,一位清瘦瘦的老人踱进门来。 老人迅速打量了我一下,眼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我站起身来的时候,他已经向我走来。 老人突然朝我伸出手,用日语开口道:“你好,我是江川良。” 02 老人的慈祥奇迹地缓和了我的忐忑和不安,令我的思路陡地清晰起来。 江川良没有和我谈论这单猎头的细节,他只是静静地听我讲述了我对这个项目的想法,然后突然跟我聊起猎头这个行业的种种,并对我的职业历程表示了兴趣。

沈鱼◎著 朝九晚五 Nine To Five 用真实的文字再现职场生活状态 职场精英的生存法则 职场新人的成长指南

连 载 “嫂子最近忙什么呢?” 张伟低声说:“别叫她嫂子,我跟她已经断绝了。她现在有点难处,她男朋友被双规了。” 王雪儿听完了也是一愣:“双规?那好啊,你不是又有机会了?” 张伟被王雪儿激怒了。他把手机揣进了口袋:“我最起码还是个男人,就算我对她无情,但至少还有义。” 说白了,张伟也不管王雪儿,从王雪儿的神情可以看出,她在生闷气。 “算了,我手头还有一点,待会儿我再想想办法。我跟导演说个事情,待会儿我搭你们的车回县城,下午就回北京找孙海他们碰个头。” 产企业能投资拍这部戏,将来卖给几个电视台,弥补前几部戏的亏空。 但这家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也来路不明,很有可能是借拍电视剧洗钱的。所以这家房地产企业的账目非常混乱,但孙海已经上了他们的贼船,只能继续干下去。问题是这个房地产企业被审计机关盯上了,涉嫌受贿和违规出让土地的相关官员落马后,这个企业也随后被相关监察机关查封。 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牵连到了孙海的子公司。就算孙海浑身是嘴,也很难把涉嫌洗钱的事讲清楚,只好拿着公司账面上剩下的两百多万消失了。 22 从徐济周的摄制组回来后的第二天,张伟和王新见了一面。仅仅过了半年,却感觉恍如隔世。半年之前,两人还是谈婚论嫁的恩爱情侣,几个月之后,却成了陌路人。 见面的地点是一家意大利风味餐厅,名字叫品诺。这里环境还不错,消费也不高,因此,张伟有时会来这里吃东西。 王新进来时,张伟差点不认识她了。她消瘦得很厉害,气色也很差,看上去十分颓废。 张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没有丝毫幸灾乐祸的快感,只叹世事无常…… “你要多注意身体,喝点什么?要不要给你来个沙拉?”张伟问道。

身陷娱乐圈 张磊◎著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